

西拉雅族新港社「身體之歌」的解讀

李淑芬*

摘要

西拉雅古謠未被傳唱已達約 80 年之久了，其原因之一是由於語言的接觸，西拉雅語漸漸被閩南語所取代，故西拉雅族的後代不懂也不會說這個語言了。而由於文化不斷地變遷，西拉雅族在當代可以唱不同類別的歌，所以西拉雅古謠自然式微了。本研究的目的乃在嘗試解讀日治時期淺井惠倫（Asai Erin）所錄三首身體之歌的歌詞意義，並作語言學與音樂的分析，以瞭解西拉雅古謠的歌詞意涵與音樂元素，藉此讓當代西拉雅人傳唱，以實踐語言和文化復振。本研究發現西拉雅身體之歌中的歌詞符合小川尚義（Ogawa Naoyoshi）和國分直一（Kokubun Naichi）蒐集的語言資料，所代表的是西拉雅新港社的岡林與知母義兩個部落的方言，其中也有未具意義的襯詞。歌詞中的若干詞彙與《馬太福音》中的同源詞有語音的對應。古謠的音樂符合早期的西拉雅音樂元素，如小調五聲音階和圓滑音、裝飾音等。

關鍵詞：西拉雅、身體之歌、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國分直一

*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本文的寫作，受到廖秀娟老師、林宗宏老師很大的幫助，在此致謝。

來稿日期：2022 年 2 月 15 日；通過刊登：2022 年 5 月 27 日。

一、前言

近20年來西拉雅族致力於語言與文化復振，透過各種策略來恢復祖先所留下的語言與文化。而古謠的傳唱是語言與文化復振的策略之一。本研究之目的乃在解讀新港社大目降支社的知母義聚落的三首身體之歌，¹給族人重新演唱。

根據林清財（林清財，2013：6）的研究，淺井惠倫（Asai Erin）在1930年至1940年於臺灣錄製很多臺灣原住民的歌謠與各族的語言，包括西拉雅族。西拉雅的傳統歌謠未被傳唱已超過半個世紀了，主要是因為西拉雅人對歌詞不熟悉，先前學者的研究中未曾對身體之歌的歌詞作過研究，然而西拉雅族人殷切盼望能唱本族的傳統歌謠。本研究的這三首古謠的音樂曾有林清財、林難生兩位學者採譜並將歌詞記音，但對於記音之歌詞並未比對其歌詞意義，這對於不解其意的族人要唱這些歌謠是有困難的。筆者同樣也是西拉雅人，為了能夠使族人傳唱這些歌謠，找回西拉雅的語言與文化，嘗試將歌謠中出現的詞彙加以解讀，並且教導族人唱這三首身體之歌，以回應族人的期待。²

本研究的有聲資料來源是淺井惠倫於1939年於知母義所錄下的古謠。歌者是一位當時58歲的耆老鄂朝來。這位耆老是臺南市新化區知義里（屬新港社大目降支社）口埤教會會友的祖父，然而鄂朝來卻從未曾入教。據該名會友描述，鄂朝來原居住在崗仔林（今之岡林里），後移居至頂山腳（今新和教會附近，屬今之知義里）。他的祖父當時的工作是糖廠保警，從年輕到老負責管理會社的甘蔗田，巡視甘蔗是否遭竊。這位會友小時候曾聽他的祖父唱西拉雅古調，但已經不記得了。

-
- 1 新港社是西拉雅族早期四大社之一。四大社為新港社、目加溜灣社、麻豆社、蕭壠社。各社也有支社。
 - 2 2020年由西拉雅文化山城合作社出版古謠CD，有收錄身體之歌。演唱者為知義里的口埤教會西拉雅族人（包括筆者）。其歌詞乃依照本研究所解讀而傳唱。音樂方面，第一首和第二首身體歌調整為適合演唱者的音高（如譜例）。現今也有幾所國小的學童亦吟唱身體之歌，但音樂上有作適度的變化。

爲了要瞭解身體之歌的歌詞意義及其音樂元素，本研究試圖回答下列問題：

- (一) 身體歌中有關身體部位的詞彙意義是什麼？
- (二) 這些詞彙代表何地的方言？
- (三) 這些詞彙與荷蘭宣教士所留下的《馬太福音》(*The Gospel of St. Matthew in Formosan, Sinkang Dialect*) 或《教理問答》(*Heidelberg catechism*) 中的詞彙是否有差異？
- (四) 古調中的旋律特色爲何？

本文共分爲五章節，除本章節爲前言之外，第二章節爲西拉雅語簡介，第三章節爲文獻探討，第四章節爲解讀方法與分析，第五章節爲結論。

二、西拉雅語簡介

本章節介紹西拉雅語之語音與書寫系統、音節結構，重音以及構詞。

(一) 語音與書寫系統

目前所使用的西拉雅語書寫系統是根據Adelaar (2011: 50) 的拼寫系統簡化而來的，即沒有上下標 (diacritics) 符號，並且參照教育部2005年所頒布的原住民族語書寫符號，如表1和表2：

表1：西拉雅語的輔音

發音部位及方式	書寫文字	國際音標	例字	字義
雙唇塞音 (清)	p	p	pitu	七
雙唇塞音 (濁)	b	b	bulbil	香蕉樹
舌尖塞音 (清)	t	t	туру	三

舌尖塞音（濁）	d	d	darang	路
舌根塞音（清）	k	k	kman	吃
舌根塞音（濁）	g	g	gongos	鼻子
喉塞音（清）	'	ʔ	mat'e	邪惡的
唇齒擦音（清）	f	f	fnang	鹿
唇齒擦音（濁）	v	v	vato	石頭
舌尖擦音（清）	s	s	sili	辣椒
舌尖擦音（濁）	z	z	zarox	小溪
舌根擦音（清）	x	x	xpat	四
喉擦音（清）	h	h	hapa	葉子
雙唇鼻音	m	m	mata	眼睛
舌尖鼻音	n	n	nanang	名字
舌根鼻音	ng	ŋ	ngataf	大門
舌尖顫音	r	r	rima	五
捲舌邊音	l	l	lating	湯
雙唇半元音	w	w	walix	牙齒
舌面半元音	y	j	yu	山羊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自行整理。

表2：西拉雅語的元音

發音部位及方式	書寫文字	國際音標	例字	字義
前高元音	i	i	isip	花
前中元音	e	e	enax	驚訝
央中元音		ə	kman	吃
央低元音	a	a	asu	狗
後高元音	u	u	uma	農田
後中元音	o	o	oni	聲音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自行整理。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表示 [e] 就用e，但如果表示弱化的母音 (schwa) 就用ə，只是讀而不寫出來，如kman [kəman]，即ə插在兩個子音之間，而受事焦點標記-en，讀如[ən]。

(二) 音節結構

西拉雅語有四種音節結構，如表3所示，其中C代表輔音 (Consonant)，V代表元音 (Vowel)。

表3：西拉雅語的音節結構

音節型態	例子	字義
V	a	屬於
CV	ru	當……之時
VC	ad	帶
CVC	laf	房間

資料來源：(Wu, 2012: 28)

西拉雅語可能也有CVN的音節結構，N代表鼻音。如同卡納卡那富語也有CVN的音節結構 (宋麗梅, 2018: 15)，西拉雅語的這種音節結構將於第四章節中再以小節詳述。

(三) 重音

大部分臺灣南島語的重音並無辨義作用，但是一般而言，一個語言的重音位置仍有固定的模式，有的語言的重音落在最後音節，有的則在倒數第二音節，如阿美語重音落在最後音節，布農語重音落在倒數第二音節。鄂朝來西拉雅語語料中的重音形式，是以最後音節為主，非重音音節帶音高較低，而重音節則較高，音強較突顯，主要有高平和高降兩個形式，如表4的例子：

表4：鄂朝來所使用的身體詞彙

西拉雅語	重音	字義	西拉雅語	重音	字義
tangirá	高降	耳朵	pachiwán	高平	右手
mutút	高降	嘴	pachirái	高平	左手
wagít	高降	牙齒	kagamú	高平	手指
nagumu	高降	鼻子	kalunkúng	高平	指甲
tankinkí	高降	喉結	tngtng ³	高平	心
dadilá	高降	舌頭	tarabín	高平	肚子
demá	高平	手	atarát	高降	腳踝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的語音檔

值得注意的是鄂朝來所唸的詞彙重音都在最後音節，但有的唸成高降調，有的則為高平調。⁴因為當代並無所謂的西拉雅母語者，且我們並不知道十七世紀的西拉雅語確切的重音位置，文獻亦無這方面的紀錄，因此日治時期這個資料可做參考，但語言的表達仍然要考慮韻律與句型結構的互動。

（四）西拉雅語的構詞

西拉雅語的構詞有加綴與重疊。加綴有前綴、中綴與後綴，而重疊詞有各種不同的型式，如CV重疊、CVCV重疊、VC-重疊、-CV-重疊以及Ca重疊等等，這些重疊型式以下討論之。

1. 加綴

西拉雅語的加綴可以形成不同的詞類，前綴可以形成動詞或名詞，中綴表示主事焦點，後綴則為處所焦點、受事焦點或名物化。表5、6、7的詞彙皆出自《馬太福音》，分別為前綴、中綴與後綴的例子：

3 鄂朝來讀 tngtng 為 [təŋ.təŋ]。

4 高降調類似華語第四聲或臺語第二調，高平調則類似華語第一聲或臺語第一調。

表5：西拉雅語前綴示例

功能	前綴	語意	例子	前綴+詞幹	衍生詞語意
形成動詞	mu-	前往	mu-vukin	mu-山	去山裡
			mu-avang	mu-船	去船上
	aya-	在(某處)	aya-ngataf	aya-大門	在大門口
			aya-uma	aya-農田	在農田
形成名詞	tama-	做……的人	tama-malup	tama-打獵	獵人
			tama-matawtaw' ux	tama-教導	教師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自行整理。

表6：西拉雅語中綴示例

功能	中綴	語意	例子	中綴+詞幹	衍生詞語意
形成動詞	< m >	主事焦點	k < m > an	< m >吃	吃
			d < m > iri	< m >播種	播種
			k < m > alang	< m >認識	認識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自行整理。

表7：西拉雅語後綴示例

功能	後綴	語意	例子	詞幹+後綴	衍生詞語意
形成名詞	-an	處所焦點 或名物化	papayla-an	賣-an	被賣/商店
			ravak-an	埋葬-an	被埋葬/墳墓
	-en	受事焦點 或名物化	kan-en	吃-en	被吃/食物
			it-en	喝-en	被喝/飲料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自行整理。

2. 重疊詞

關於西拉雅語的重疊詞，Adelaar (Adelaar, 2000: 51) 和 Wu (Wu, 2012: 53) 各有不同的分類。表8是筆者依照重疊型式之功能來區分，其中的原詞與重疊詞皆出自《馬太福音》。

表8：西拉雅語的重疊詞

型式	原詞	語意	重疊詞	語意	功能
CVCV-	vare	風	vare-vare	多風	表示多數
	awma	城市	awma-awma	很多城市	
	litu	魔鬼	litu-litu	很多魔鬼	
	purux	國家	puru-purux	很多國家	
	darang	路	dara-darang	很多條路	
VC-	alak	孩子	al-alak	孩子們	
CV-	using	小的	u-si-sing	小的	無改變語意
CV	ruha	二	ru-ruha	兩個	數算物
	туру	三	tu-turu	三個	
Ca	ruha	二	ra-ruha	兩個人	數算人
	pitu	七	pa-pitu	七個人	
	diri	播種	da-diri	正在播種	表動作的進行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自行整理。

CVCV-重疊通常不重疊原詞的最後一個輔音，如darang變為daradarang，不重複ng。而Ca-重疊可用於數算屬於人的個數，以及表示動作的進行。

三、文獻探討

此部分分別探討西拉雅語之歷史文獻和歌謠紀錄。

(一) 西拉雅語之歷史文獻

西拉雅語是西拉雅人使用的語言，並且有方言。雖一度被認為是死語，但西拉雅語有重要的歷史文獻，是當前西拉雅人語言復振的基礎。現存的歷史文

獻以十七世紀荷蘭宣教士留下的資料最多如《馬太福音》與《約翰福音》，⁵《基督教教理問答》，⁶另有〈烏特列支手稿〉（Utrecht Manuscript），⁷此手稿內有1072個詞彙。林昌華（林昌華，2011：7）將這些詞彙分類成五個類別：（1）物質生活層面、（2）禽獸、魚類、（3）人、（4）自然環境、（5）文化精神層面、文法相關。根據Adelaar（Adelaar，2011：3）的研究，《馬太福音》和〈烏特列支手稿〉分屬不同方言，並且有語音的對應，如福音書的r音對應〈烏特列支手稿〉的s音。而林宗宏（林宗宏，2019：36）指出在〈烏特列支手稿〉中元音之間的g在福音書會弱化為喉塞音ʔ（以撇號代替），比較如下：

《馬太福音》	〈烏特列支手稿〉
rapal	sapal 「腳」
ta'iapara	tagiapara 「兄弟」

另外還有《新港文書》，⁸為清朝時期西拉雅人與漢人所訂的土地契約書，由村上直次郎（Murakami Naojiro，1933）收錄，這本書的附錄有《諸羅縣志》、⁹《小琉球漫志》，¹⁰以及〈烏特列支手稿〉的詞彙。

日治時期小川尚義（Ogawa Naoyoshi）和國分直一（Kokubun Naoichi）各自有田野調查的語料。小川尚義所調查的是臺灣西南部西拉雅39個部落

5 這兩本福音書是由宣教士Daniel Gravius帶回荷蘭，於1661年出版。後來的版本由William Campbell於1888年出版，1996年重印。這部福音書是給當時西拉雅幾個部落使用的，如：蕭壠、麻豆、新港、目加溜灣、大目降、大武壠等之居民所使用。《約翰福音》一度被認為消失而不復得，然2019年由Christopher Joby發現。

6 《基督教教理問答》（Patar ki tna-'msing-an ki Christang ofte't Formulier des Christendoms）共有69個問答。

7 〈烏特列支手稿〉是在荷蘭烏特列支（Utrecht）發現的，作者無可考。

8 《新港文書》中的土地契約以新港社居多。

9 《諸羅縣志》成書於1717年，作者是周鍾瑄，1962年收入於《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

10 《小琉球漫志》成書於1763年，作者是朱仕玠。1957年收入於《臺灣文獻叢刊》第3種。

的基本詞彙，¹¹收錄於 *Linguistic Material of the Formosan Sinicized Populations: Siraya and Basai*.

(Tsuchida, Yamada & Moriguchi, 1991)，這些西拉雅部落位置如圖 2：

(二) 西拉雅歌謠紀錄

關於西拉雅族的歌謠紀錄可追溯至清代黃叔璥（1722）的《臺海使槎錄》中〈番俗六考〉所記，¹²裡面有三十四首平埔族群的歌謠。

楊克隆（楊克隆，2010：354）依照其內容將之分類，如頌祖、部落歷史、情愛、祭祀、聚飲等。其中有關西拉雅的歌謠則有六首，是以漢字擬音記錄，但只有詞而無歌譜，可能只是傳唱而無五線譜或是用別的律制，如「新港社別婦歌」、「麻豆社思春歌」、「蕭壠社種稻歌」、「灣裡社誠婦歌」、「大

傑巔社祝年歌」、「大武壠社耕捕會飲歌」。根據王幼華（王幼華，2003：9）的研究，「蕭壠社種稻歌」和「大武壠社耕捕會飲歌」皆有祈願的意味。「蕭壠社種稻歌」的歌詞意義，是族人期望有及時雨使稻子成長，到冬熟後帶祭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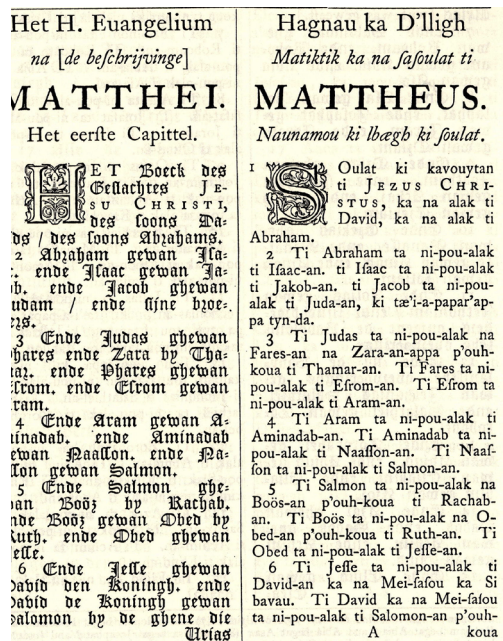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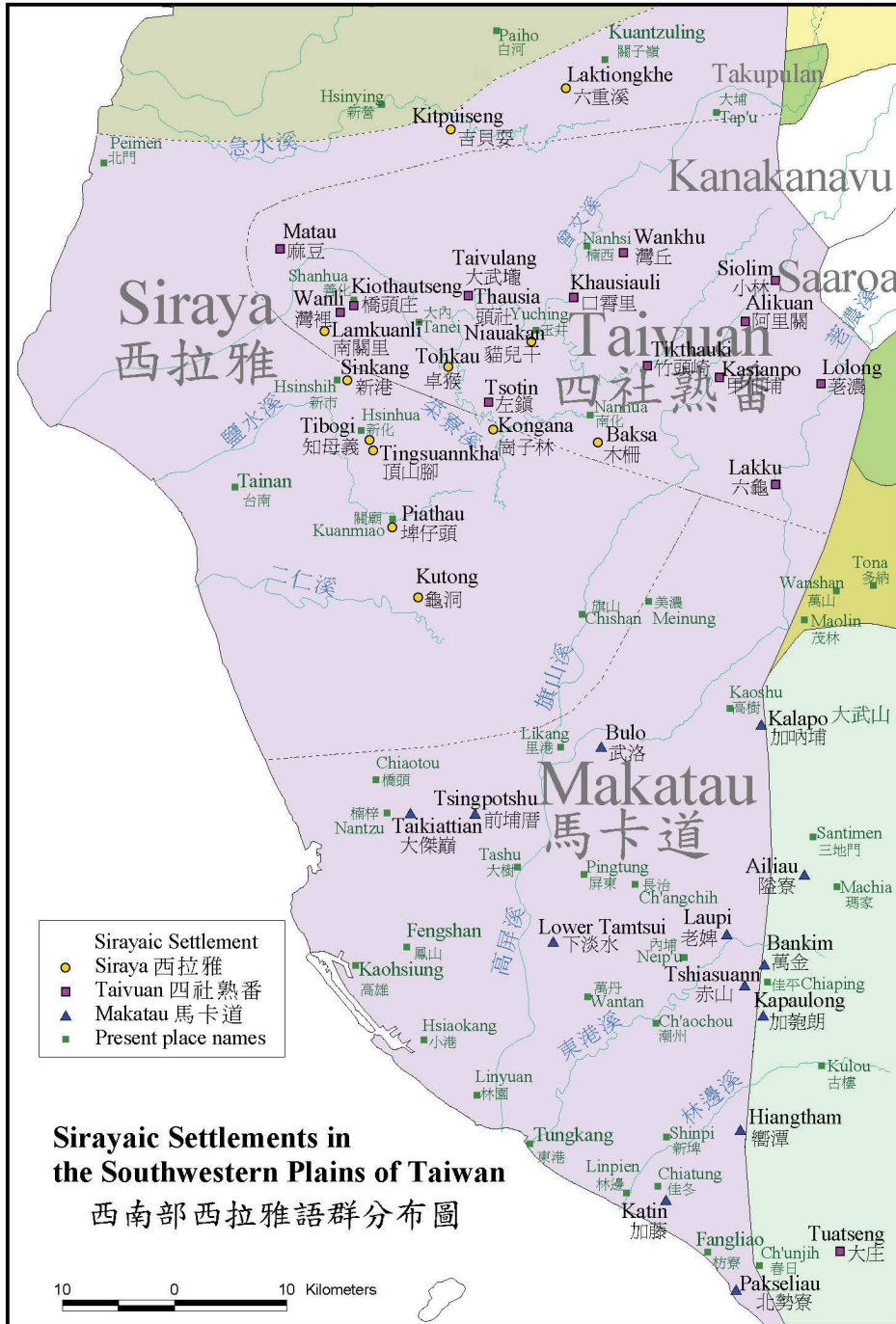


圖1 荷蘭-新港語對照的馬太福音，倪但理翻譯。載於Campbell, William (1888年) (austronesian, dutch, english) 《The Gospel of St. Matthew in Formosan (Sinkang dialect) with corresponding versions in Dutch and English》, Trubner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11 39個西拉雅部落也把大武壠族與馬卡道族併入，這是當時學術上的認知，與現代不同。

12 《臺海使槎錄》成書於1722年，為清代文獻。1957年收入於《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



Map Designed by GIS Joint Lab, Academia Sinica
Adapted from Tsuchida *et al* (1991:ix)

圖2 小川尚義所調查的部落 (李壬癸, 2010: 13)

到田間祭神。學者 Ochiai Izumi（落合泉）、施朝凱（施朝凱，2018：18）曾對這些以漢字擬音的歌謠進行西拉雅語歌詞重建，然因為沒有旋律還未能用來歌唱。只有這首「蕭壠社種稻歌」在現代由許明鐘作曲，加上施朝凱重建的西拉雅語歌詞，由蕭壠社北頭洋部落的人吟唱並且加入舞蹈，於各種場合表演。

（三）西拉雅族的祭儀歌曲

西拉雅族的祭儀歌曲以各部落的牽曲為數較多，現今多用於各部落的夜祭，如東山區吉貝耍部落、佳里區的北頭洋部落、大內的頭社部落，但牽曲的歌詞至今仍未被解讀。

西拉雅族通常會在夜祭最後唱牽曲，其音調古老淒涼。各部落會在不同的日期舉辦夜祭，而各部落所唱的牽曲也不盡相同。在平時牽曲是不能教也不能吟唱的。關於牽曲這個名稱，是臺南地區的稱法，高雄大武壠則稱「牽戲」。根據林清財（林清財，2012：102）的研究，屏東地區稱牽曲跳舞為「嗎啞嘮」（maolao）。

至於身體之歌，與阿立祖的祭典有關。¹³據石萬壽（石萬壽，1990：48-49）的研究，新港社大目降系統的隙仔口社，¹⁴每年有三次阿立祖的祭典。第一次是每年農曆3月28日的「禁向」，是社民恭請阿立祖下令禁止向魂外出悠遊，¹⁵以免妨礙農事。第二次是6月6日的「走向」，即釋放、安慰被囚禁在壺甕中的向魂。第三次是在農曆9月15日的「吃芋頭酒」，這是全社最重要的日子。左鎮山豹的族民也必須回來參加。黃昏時各戶將祭品陳列在公廨廣場上，由老番的值年者主持獻祭，少女與尪姨在廣場跳牽曲，¹⁶唱「身體之歌」以感

13 阿立祖是西拉雅族所拜的祖靈，非特定神明的稱呼。

14 隙仔口社位於今新化、山上、左鎮交界處。

15 「向」是宇宙間各種靈力的存在與表達的形式，能害人也能助人。祀壺中的水是「向魂」駐留的地方。

16 尪姨是指主持西拉雅族祭典的神職人員。

謝阿立祖的庇護。由此觀之，身體之歌是一種可用於祭儀的歌謠，但不能否認身體之歌也有可能是一般的生活歌謠。

關於西拉雅歌謠的旋律，根據音樂學者林清財（林清財，1988：235）和陳湘琳（陳湘琳，2011：82）的探究，西拉雅歌謠的旋律特色有五音組織（la do re mi sol）、四音組織（la do re mi），五度音程跳進與四度音程跳進，並加入裝飾音和圓滑音。陳湘琳（陳湘琳，2011：125）也指出西拉雅的歌謠常有固定旋律音型卻無意義的 o lak ki ma 和 ka la wa he，主要用於慶典歌舞以示歡愉。而林清財（林清財，2012：108）對「加拉瓦兮」（ka la wa he）這種歌調的研究顯示，有的西拉雅地區將此語解釋成「大家一起歡樂來跳舞」，如大庄（今花蓮富里鄉），有的則未知真正的意義，如頭社、吉貝耍（臺南市東山區）。

有關這種無實際意義的虛詞，稱之為「襯詞」。根據巴奈·母路（巴奈·母路，2004：112）對阿美族祭儀音樂的研究，襯詞以「a、e、i、o」等元音為元素，指的是祭儀音樂中常唱的「oi ha he」、「oi ha hai」、「ho hai yan」等歌詞，也就是過去音樂學者常說的「無意義的虛詞」。然襯詞並非完全沒有用處，它是一種與「神祕世界」溝通的「祕語」，用來呈現其祭儀音樂文化中的深奧性與神祕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襯詞」在日常生活的阿美語中是不被使用的，它只出現在歌唱的歌詞中。而我們發現在李壬癸（李壬癸，2004：1227）研究噶瑪蘭的祭典歌謠中也有意義不明的起頭用語如：heya o he e，yo hai yo a he。這些用字也只有出現在祭典歌中，生活歌謠並無這類用詞。至於西拉雅語古謠中的襯詞，似乎也具有不確定性，這些襯詞與音樂節奏和句子的結束，似乎比較有關係。

四、解讀方法與分析

第四部分為本研究的解讀方法與分析，並且自行列表整理。所有拼寫仍照原書的拼寫方式。

(一) 比對西拉雅語歷史文獻

本研究探索三首西拉雅的身體之歌，皆為耆老鄂朝來所唱，無伴奏。筆者所解讀的詞彙語意是依據小川尚義於1917年在臺灣西南部39個西拉雅部落所蒐集的田調語料（Tsuchida et. al，1991）包括岡林、木柵、知母義、頂山腳、菜寮等地的語料等。這些語料裡面有基本詞彙，如數詞、身體部位、動植物等等。另有國分直一在日治時期向鄂朝來以及礁坑仔的傅祥露採錄的語料（潘英，2006：367-369），這些語料亦是基本詞彙。筆者反覆聆聽聲音檔再比對上述文獻中身體相關詞彙，然後再填入歌詞。表9是傅祥露採樣的有關身體部位的基本詞彙。

表9：傅祥露採樣的身體詞彙

西拉雅語	字意	西拉雅語	字意
tataruma	頭	ragichen	喉嚨
hawai	額頭	tatat	下巴
babiratun	眉毛	baaba	大腿
mukut	鼻	tuntun	腳
mutut	嘴	tarabin	肚子
rebibit	嘴唇	putkun	肚臍
wagit	牙齒	batarat	膝
raira	舌	paria	背
tangira	耳	pachirai	左手
atan	腰	pachiwakan	右手
buut	肩	gyugit	髻
rema	右腕	kuh-tii	女子私處
tankinki	喉結	uttin	陽物

資料來源：潘英，（2006: 367-369）

如上表所見，這些身體部位的詞彙，比《馬太福音》中所見的身體部位之詞彙還要多。前述西拉雅語的書寫系統並不包含ch這個音位，ch這個語音與臺語的教會羅馬字語音系統相同。當時身為教會長老的傅祥露從臺語羅馬字拼寫系統中借用來寫西拉雅語中沒有的音。由表中也觀察到有些詞彙似有Ca重疊現象，如tataruma（頭）和babiratun（眉毛）。

鄂朝來所提供的是一首歌，屬於〈事物名稱歌〉（國分直一，1944：84-85），以下是節錄有關身體部位的歌詞：

M utkut-gigyn	shii tau-mun	（頭毛）	karaoha hei.
Tarirutun	shii tau-hya	（頭額）	karaoha hei.
Tangira-gan	shii kim-hii	（金耳）	karaoha hei.
Rabiratun	shii bak-bai	（目眉）	karaoha hei.
Mamata	shii bak-chyu	（目囑）	karaoha hei.
Mutum-jian	shii kim-tsui	（金嘴）	karaoha hei.
Babibitbit	shii tui-tun	（嘴唇）	karaoha hei.
Ragira-gan	shii tui-chi	（嘴舌）	karaoha hei.
Ruut-jigan	shii am-kun	（頷管）	karaoha hei.
Puut-jian	shii kien-tau	（肩頭）	karaoha hei.

歌詞中的shii 表繫詞「是」，之後的閩南語用來解釋首字的意義。其中gan、jian、gigyn、jigan是爲了使音節一樣的關係而加入的，因爲每句最前面詞彙音節數不同。如果前面的詞彙是四個音節通常就不再增加音節。有些字的構詞有Ca-重疊，如babibitbit，意爲「嘴唇」，而mamata意義如同mata，意爲「眼睛」；然而在西拉雅茶寮部落的詞彙中mamata另有「明目」（Tsuchida et al，1991: 42）之意。

(二) 歌詞的解讀

如前所述，身體歌是在早期西拉雅的收穫祭所唱，是爲了感謝阿立祖保佑所唱之歌。當代的西拉雅人爲了瞭解祖先所唱的歌謠，因而需要找尋歌詞意義和音樂風格，並重新唱這三首歌，以下分別討論之。

1. 第一首身體之歌的歌詞

這首身體之歌的歌詞具有固定的句型：即i身體部位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句末的ka la ha o wa he尚無法確定其語意。i可能只是一種歌唱時的「起頭助詞」，¹⁷歌詞如下：

身體之歌 1

i mukut	(頭髮)	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taku	(頭)	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vukux	(頭髮)	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hawai	(額頭)	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babiratun	(眉毛)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mata	(眼睛)	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lapan	(腳)	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mata	(眼睛)	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nagumu	(鼻)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tangira	(耳)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mutut	(嘴)	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鄂朝來所唱身體部位之詞彙與小川尚義所採集的词彙相符，也與國分直

17 「起頭助詞」這個分析是余錦福(2014:118)提出的。「起頭助詞」是爲了幫助語氣的連貫性，這些助詞本無意義，唱詞加入後，節奏、曲調隨著變化，聽起來不覺生硬，而使歌曲唱的更有韻味。

一所調查的語料相符，代表岡林與知母義兩地的語言使用。鄂朝來當時未入教，仍傳承了傳統的古謠。然而歌詞裡的襯詞，根據目前有的西拉雅與文獻，其意義無可考。而代表「眉毛」的babiratun這字，似衍生自biratun，此字之後沒有o de，很可能與它有四個音節有關。另外，tangira「耳」之後接de，而非o de，也可能因為音節數量的限制。表10是第一首歌詞的身體部位詞彙之出處。

表10：第一首歌詞中身體部位詞彙的出處

西拉雅語	字義	出處
mukut	頭髮	知母義 / 貓兒干
taku	頭	知母義
vukux	頭髮	《馬太福音》
hawai	額頭	傅祥露
babiratun	眉毛	傅祥露 / 知母義
mata	眼睛	《馬太福音》 / 知母義 / 岡林 / 木柵 / 頂山腳 / 茶寮
lapan	腳	甲仙埔 / 阿里關
nagumu	鼻	頂山腳
tangira	耳朵	《馬太福音》 / 知母義
mutut	嘴	知母義 / 頂山腳 / 貓兒干 / 傅祥露

2.第二首身體之歌的歌詞

與第一首身體之歌相同，第二首歌的歌詞也大致有固定的句型，但不像第一首那麼整齊。歌詞如下：

身體之歌2

i tangira (耳)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tankinki (喉結)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vukux (頭髮) 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ngaam	(胸)	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wagit	(牙齒)	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taku	(頭)	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mukun	(肚臍)	mukun, mukun,
mukun		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tak, taktak	(下巴)	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rima	(手)	o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pachirai	(左手)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pachiwan	(右手)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i gaam	(上顎)	de ante ne kalaha o wa he

第二句 tankinki 這字是傅祥露提供給國分直一的詞彙，其意義為「喉結」。關於「下巴」，小林方言是用 tak，而岡林、甲仙埔、貓兒干則用重疊形 taktak。而 pachirai 和 pachiwan 其前綴 pachi- 似有某種意義，但無可考。兩音節的身體詞彙接 o de，而 tangira、tankinki、pachirai、pachiwan 等字為三音節接 de，而非 o de，這是因為音節的限制。

表11：第二首歌詞中身體部位詞彙的出處

西拉雅語	字義	出處
tangira	耳朵	《馬太福音》 / 傅祥露 / 知母義
tankinki	喉結	傅祥露
vukux	頭髮	《馬太福音》
ngaam	胸	貓兒干
wagit	牙齒	知母義 / 傅祥露 / 鄂朝來
taku	頭	知母義
mukun	肚臍	岡林

taktak	下巴	岡林 / 猫兒干
rima	手	《馬太福音》 / 岡林 / 木柵
pachirai	左手	知母義
pachiwan	右手	岡林 / 榮寮
gaam	上顎	鄂朝來

3. 第三首身體之歌的歌詞

第三首身體之歌，亦為鄂朝來所唱。民族音樂學者林清財之採譜只有寫到35小節。筆者將之後的歌譜完成，並填入歌詞，使整首歌的詞曲皆有。除了第一句為前奏（Introduction）的歌詞外，整首歌的旋律與句型也與前兩首類似，歌詞如下：

身體之歌3

O de ante ne ka la ha o wa he

i kalunkung （指甲） de ante ne ka la ha o wa he

i taku （頭） o de ante ne ka la ha o wa he

i uhu （乳頭） o de ante ne ka la ha o wa he

e he tngtng （心） o de ante ne ka la ha o wa he

i voan （腹） o de ante ne ka la ha o wa he

i hupak （腹） o de ante ne ka la ha o wa he

i putkun （肚臍） o de ante ne ka la ha wa he

i haaba （股） de ante ne ka la ha wa he

i utin （陽物） o de ante ne ka la ha wa he

i haaba （股） de ante ne ka la ha wa he

i batarat （膝） de ante ne ka la ha wa he

這首歌的歌詞為多重來源，列表如表 12：

表12：第三首歌詞中身體部位詞彙的出處

西拉雅語	字義	出處
kalunkung	指甲	岡林
taku	頭	知母義
uhu	乳頭	卑仔頭
tngtng	心	知母義
voan	腹	木柵
hupak	腹	小林
putkun	肚臍	知母義
haaba	股	卑仔頭
utin	陽物	傅祥露
batarat	膝	知母義

表中所見的詞彙 *voan* 和 *hupak* 皆代表「腹」之義，前者出自木柵，後者出自小林。而比較不同的是 *tngtng* 「心」這句，句首是以 *e he* 開始，而非 *i*。

4. 新發現西拉雅語句結構與其佐證資料

在淺井的錄音檔中也有純語言的資料，並非只有歌謠，如鄂朝來口說的詞彙，是有關身體部位。此錄音檔可佐證前述歌詞的發音與詞彙的意義。如前所述，其重音落在最後音節，各句的前面是閩南語，後面是西拉雅語。以下是他口述的部分內容（粗黑部分是歌曲中出現的詞彙，有聲調標記的是閩南語。）

hīⁿ-á sī tangira. （耳朵是 *tangira*）

chhùi sī mutut. （嘴是 *mutut*）

chhúi-khí sī wagit. （牙齒是 *wagit*）

chhúi-chí sī dadila. （舌頭是 *dadila*）

téng-kion sī gaam. （上顎是 *gaam*）

na-aû-cheng sī tankinki.	(喉結是 tankinki)
chhiú sī dema.	(手是 dema)
chià ⁿ -chhiú sī pachiwan.	(右手是 pachiwan)
tó-chhiú sī pachirai	(左手是 pachirai)
chéng-tâu-á sī kagamu.	(手指是 kagamu)
chéng-kah sī kalunkung.	(指甲是 kalunkung)
sim sī tngtng.	(心是 tngtng)
pak-tó sī tarabin.	(肚子是 tarabin)

這個口語的資料可以確定幾個身體詞彙的發音，如 tangira、mutut、wagit、pachiwan、pachirai、kalunkung、tngtng 等等。ch 這個語音在傅祥露所提供的詞彙中也有。而 pachirai 和 pachiwan 在小川 1917 年的調查記為「左」和「右」(Tsuchida et al, 1991: 154-155)，pachiwan 這個字在岡林和菜寮皆指「右」的意思。知母義的 pachirai 則指「左」，而「右」是 pachiwakan。而 ch 這個音，並非西拉雅語的固有音位，可能是受閩南語的影響，也有可能是顎化 (palatalization) 的結果，因為根據 Adelaar (Adelaar, 2014: 5) 的研究，[c] 出現在 i 之前，是 / s / 的同位音 (allophone)。而 tankinki [tan.kin.ki] 聽出來 n、k 之間未插入 [ə]。kalunkung [ka.lun.lung] n 和 l 之間並未插入有 [ə]，所以西拉雅語可能有 CVN 的結構，這是先前的學者之研究未曾提到的。

(三) 音樂的分析

1. 第一首身體之歌的音樂分析

由聲音檔聽起來鄂朝來唱的是 eb 小調 (原採譜使用 e 小調)，共 70 小節 (如譜例一)。同一首曲子有不同的拍號，有 2/4、3/4、4/4 並以休止符區分樂句，一個樂句唱一個身體部位。採小調五聲音階 (do re mi sol la) 多裝飾音和圓滑音。因為句型是固定的，用節奏、音高及裝飾音來作變化，以增加趣味，

39

he i la-pan o de an te - ne -

42

- ka la ha o wa he

46

i ma-ta o de an te ne - - -

49

ka la ha o wa he i na-gu-mu de

53

an te ne ka la ha o wa

57

he i ta-ngi-ra de an te - ne -

60

- ka la ha o wa he

64

i mu-tut o de an te ne - -

68

ka la ha o wa he

如20小節i這個音用了兩組圓滑音，而在33小節，其拍號2/4，用切分音，第二個音變成強拍。

2.第二首身體之歌的音樂分析

第二首的身體之歌（如譜例二），共90小節，也是唱eb小調。同一首曲子有不同的拍號，有2/4、3/4、4/4等等。曲調結構也與第一首相同，採小調五聲音階、多裝飾音和圓滑音。每一個樂句唱一個身體部位，每唱完一個身體部位也以ka la ha o wa he作結束。但比較特別的是31小節至40小節，唱mukun（肚臍）這個身體部位，其間有五個休止符，這是這首身體之歌的特色。另外42小節至43小節也有兩個休止符。

3.第三首身體之歌的音樂分析

第三首的身體之歌（如譜例三），共73小節。第1小節至第6小節是前奏的部分，這是三首身體歌中比較特別的一首，其餘的部分和前兩首也都有圓滑音和裝飾音，如第9小節和第17小節都有圓滑音，而第8、第10、第21小節有裝飾音。此外，第27小節有6度音程，這種6度音程，對學習者而言比較有難度，因為唱出來的音高常常不準確。

4.小結

這三首身體之歌的身體詞彙大多出自岡林、知母義以及鄂朝來和傅祥露的詞彙。有些身體詞彙在同一首身體之歌出現兩次，如第一首的mata「眼睛」和第三首的haaba「股」可能因為是這兩個部位呈左右對稱。而在第二首身體之歌則有左手和右手這兩個詞彙，即pachirai和pachiwan。

關於各部落的身體詞彙比較表，請參見附錄一。我們可以發現，同一個詞彙在不同部落也有不同的語意，如表13所示：

譜例二
原採譜：林清財、林難生

Vual(2)身體歌

採錄者：淺井惠倫
演唱者：鄂朝來
錄音時間：1939/9/28
錄音地點：知母義

i ta-ngi- ra de an - te - ne -
 ka la ha o wa he
 i tan-kin - ki de an te ne -
 ka la ha o wa he i nga-am
 o de an te - ne - - ka la ha
 o wa he i wa-git o de an te ne -
 - ka la ha o wa he
 i mu-kun mu - kun mu - kun mu-kun
 o de an te - ne - - ka la ha
 o wa he i tak tak-tak

44

 o de an te ne - - - ka la ha

48

 o wa he i ta - ku o de an

53

 te - ne i ka la ha o wa

57

 he i ri - ma o de an

62

 te ne - - ka la ha o wa he

67

 i pa-chi - rai de an te ne - - -

71

 ka la ha o wa he i pa-chi -

76

 wan de an te ne - - - ka la ha

80

 o wa he i ga - am o de an

85

 te - ne - - ka la ha o wa

89

 he

譜例三
原採譜：林清財、林難生

Vual(3)身體歌

採錄者：淺井惠倫
演唱者：鄂朝來
錄音時間：1939/9/28
錄音地點：知母義

o dean te ne ka la ha o wa he

6 i ka-lun-kung de an te ne ka la ha

11 o wa he i ta-ku o de an te ne

16 ka la o wa he i u-hu o de

21 an te ne ka la ha o wa

25 he e he tngtng o de an te ne

30 ka la ha o wa he i vo-an o de an te ne

35 ka la ha o wa he i hu - pak

40 o de an te ne ka la ha o wa he

45 i pu-kun o de an te ne ka la ha o wa he

49

e - ha-a-ba de an te ne - ka la ha o wa

54

he - i u-tin o de an te ne ka la ha o wa

59

he i ha-a-ba de an te ne

64

ka la ha o wa he i - ba-ta-rat de

69

an te ne ka la ha o wa he

表13：身體部位詞彙在不同西拉雅方言的語意變化

	takutaku	mukut	tankinki	hawai
知母義	頭	頭髮	喉	
貓兒干		頭髮		
頂山腳				頭
鄂朝來	下巴	頭髮		
傅祥露		鼻子	喉結	
馬太福音				外表

這三首身體歌所出現的身體詞彙也可與《馬太福音》中相同意義的詞彙作比較：

表14：身體詞彙比較表

馬太福音	身體歌	字意	備註
vungo	taku	頭	
vukux	mukut	頭髮	
hawai	hawai	額頭	此字在馬太福音的字義是「外表」
tangira	tangira	耳	
mata	mata	眼	
gongos	nagumu	鼻	
mutus	mutut	嘴	
walix	wagit	牙齒	
rima	rima	手	鄂朝來的口語資料是 dema
ual	pachiwan	右	
u'i	pachirai	左	
rapal	lapan	腳	

除了 mata（眼）、tangira（耳朵）、rima（手）完全相同以外，其餘均有顯著不同。有的字並未見於《馬太福音》或《教理問答》。而如 hawai 在《馬太福音》原意是「外表」（appearance），在《教理問答》是「臉」，而在此作「額頭」之意。《馬太福音》裡有關身體部位的詞彙不若小川尙義和國分直一提供的語料多，而且同樣意思的字有語音的對應，例如在《馬太福音》中詞尾的 x 會對應到身體歌的 t，在《馬太福音》中詞尾的 s 也會對應到身體歌的 t，

詞首的r對應到l，以及詞尾的l對應到n。

	馬太福音	身體歌	
語音對應：	-x	-t	(vukux mukut; walix wagit)
	-s	-t	(mutus mutut)
	r-	l-	(rapal lapan)
	-l	-n	(rapal lapan)

另外，如果我們忽略pachi-，也可發現《馬太福音》的u對應身體歌的w。鄂朝來所唱的身體詞彙代表原出生地岡林部落的詞彙，例如：kalunkung（指甲）、mukun（肚臍）等，以及其遷徙地知母義的詞彙，如：mukut（頭髮）、mutut（嘴）、tangira（耳朵）等。附錄一是比較這兩地與其他部落的詞彙表，表中可見同一個詞彙在不同部落也可能會有不同的語意。

鄂朝來的詞彙是來自事物名稱歌和錄音檔的口說資料，而各部落並非都存留所有身體部位的詞彙，如頂山腳欠缺的身體詞彙就比較多。歌詞也用了其他部落的詞彙，非只有岡林和知母義兩部落的詞彙，如：nagumu（鼻子），lapan（腳），前者屬甲仙埔，後者屬阿里關的詞彙。有可能是同一地有來自不同部落的人居住在一起，或本部落與鄰近部落互動而產生的影響，這是屬於語言接觸的結果，又或者是爲了歌曲的變化而使用不同的詞彙表現相同的意義。至於歌詞中所見的ka la ha o wa he，通常放在句尾，是歌謠中通常會使用的襯詞。例如在噶瑪蘭的祭儀之歌也有這樣的歌詞型式，同樣也無明顯意義。這些我們暫時視之爲襯詞，因爲當前所見的歷史文本和研究資料中並未能用來做比較可靠的解釋。換言之，要對此作語意的詮釋尙有困難，以後若有新的發現相信必能處理這個難題。

五、結論

本研究所呈現的是日治時期西拉雅部落的歌謠，但我們並不知道，這三首曲子的作曲者和作詞者是何人，或許這就是古謠的特色。音樂方面符合民族音樂學者（如林清財、陳湘琳）先前所分析的音樂元素，歌詞絕大部分亦對應日治時期新港社大目降支社的岡林部落與知母義部落所使用的方言。這些歌詞絕大部分未見於荷蘭時期宣教士所留下的文本之中，這些雖然是零星的詞彙，卻彌足珍貴。重要的是，傳承這些歌謠並錄音，使每一個世代的西拉雅人皆能唱自己祖先的歌，同時以西拉雅歌謠的音樂元素為基底，在當代譜寫新的歌，讓詞曲在既有的基礎上更加創新。

希望未來的研究能擴及其他部落，使西拉雅歌詞能夠被解讀，讓西拉雅族人有更多的歌謠可以吟唱。所以，無論是文獻歌詞的採用，或是舊曲調的改編都是可行的。未來可與民族音樂家合作，使西拉雅的歌謠世代代傳唱下去。

引用文獻

1. 王幼華，2003。清代臺灣平埔族歌謠書寫研究，*興大人文學報*，33：213-259。
2. 石萬壽，1990。臺灣的拜壺民族。臺北：臺原出版。
3. 巴奈·母路，2004。襯詞在祭儀音樂中的文化意義，*國際宗教音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03-115。臺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4. 朱仕玠，1957。小琉球漫誌，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5. 余錦福，2014。賽德克與太魯閣族群曲調與歌詞之研究，*臺東大學人文學報*，4（1）：93-128。
6. 李壬癸，2004。噶瑪蘭的歌謠，收錄於臺灣南島語言論文選集，頁：1221-1248。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7. 李壬癸，2010a。從文獻資料看臺灣平埔族群的語言，*臺灣語文研究*，195（1）：1-14。
8. 李壬癸，2010b。新港文書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9. 林宗宏，2019。關於傳統西拉雅神祇名稱的構詞意義成分，*US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11：33-4。
10. 林昌華，2011。西拉雅族群認同的追索：《福爾摩莎語辭彙集》初探（上），*臺灣風物*，61（2）：141-169。
11. 林清財，1988。西拉雅族祭儀音樂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12. 林清財，2012。淺井惠倫的南臺灣結案報告書，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臺灣資料研究計畫」。
13. 林清財，2013。淺井惠倫的臺灣音樂史料，*臺灣音樂研究*，（17）：001-038。
14. 周鍾瑄，1962。諸羅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5. 陳湘琳，2011。族群的想像與建構——論臺南縣西拉雅族音樂文化之演變與呈現。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6. 黃叔璥，1957。《臺海使槎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7. 楊克隆，2011。臺灣殖民文化及其歌謠書寫研究：以女性、平埔族為論述主軸。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18. 潘英，2006。臺灣平埔族史。臺北：南天。
19. Adelaar, Alexander. 2000. "Siraya Reduplication." *Oceanic Linguistics*, Vol. 39, No. 1,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33-52.
20. Adelaar, Alexander. 2011. *Siraya: Retrieving the Phonology, Grammar and Lexicon of a Dormant Formosan Language*. In *Trends in Linguistics Documentation* 30. Berlin/Boston. De

- Gruyter Mouton.
21. Adelaar, Alexander. 2014. "Proto-Siraya phonology: A reconstructio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43 (1) :1-31.
 22. Campbell, William. 1996 (1888) . *The Gospel of St. Matthew in Formosan (Sinkang dialect)* .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3. Joby, Christopher. 2020. "A Recent Discovered Copy of a Translation of the Gospel of St. John in Siraya." *Oceanic Linguistic*. 59 (1) :212-231.
 24. Kokubun, Naoichi (國分直一) , 1944。壺を祀る村(祀壺之村)。東京：三省堂。
 25. Murakami, Naojiro (村上直次郎) . 1933. *Sinkan Manuscripts*.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Formosan Japan.
 26. Ochiai, Izumi (落合泉) and Shi Chao-Kai (施朝凱) . 2018. *Siraya songs in dormancy: decipher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When the west meets the eas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7. Tsuchida, Shigeru (土田滋) , Yukihiro, Yamada (山田幸宏) , and Tsunekazu, Moriguchi (森口恒一) . 1991. *Linguistic Material of the Formosan Sinicized Populations: Siraya and Basai*. Tokoyo: University of Tokoyo.
 28. Wu, Cheng-Ing (吳政穎) . 2012. *Siraya Reduplication: An OT Analysis*. Master thesi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附錄一 不同出處的身體詞彙比較表 (粗黑字體為歌詞中出現的字)

字意	知母義	岡林	木柵	頂山腳	菜寮	貓兒干	甲仙埔	阿里關	小林	單仔頭	鄂朝來	傅祥露	馬太福音
頭	takutaku	tatabuma	vunggu	hauwai	tatahuma	mutut	tuktuk	tutu		tuktuk	tataruma		vungo
額頭													
頭髮	mukut	bukut	vukkuhu		bukut	mukut	bukuk	buku			mukut	hawai	vukux
眉毛	babir-atun	balibalung	rampat		labilatng		labiatongai	arika togai			rabir-atun	babir-atun	
眼睛	mata	mata	mata	mata	mata	mata	mata	mata	mata	mata	mamata	mata	mata
鼻子	mungu	bugu	mungu	nagumu	buguh					nagugu		mukut	gongos
耳	tangira	tangila	taringa	tagunilat	tang- ngih-lah	tangila					tangira	tangira	tangira
嘴	mutut	muttut	mutoot	mutut	mut-tut	mutut					mutut	mutut	mutus
牙齒	wagit	wagik	wari		oalit		lawui	laui		wagit	wagit	wagit	walix
下巴	tat-tat	tatak			tatak	taktak	taktak	taktak			takutaku		
喉結												tankinki	
心							tintin				tngtng		tintin
胸			avu			ngaam		hipak					ayva
肚子	tarabin	talabing	voan		talahin	tatabin			hupak		tarabin		vuil
肚臍	putmun	mukun	vukun		mutkun		pukung						
手	dema	zalukan	rima	demat							dema		rima
右手		pachivan								lema	dema	pachiwakan	rima ka ual
左手										pachilai	pachirai		rima ka u'i
指甲		kalunkung	karunkun								kalunkun		
膝	atarat		tulut		lut lut							batarat	
腳	tuntun	tintin		tintin	lahpan		lapan	lapan					rapal
股									haaba				
上顎											gaam		

An Interpretation of Siraya Songs with Body-Part Terminology

Su-fen Daphne Li*

Abstract

Siraya folk songs have not been sung for 80 years.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at due to language contact, the Siraya language was gradually replaced by Southern Min. As a consequenc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Siraya people neither understand nor do they speak their heritage language. Furthermore, Since after the culture changes, Siraya people can sing quite a few varieties of songs, so Siraya folk songs have naturally declined.

This article aims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s of the lyrics in the three songs with body-part terminology, recorded by Asai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and to analyze the songs in terms of linguistics and music. In this way, Siraya people can revitalize their own language and culture by singing these songs.

The finding from this study is that the lyrics of the so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linguistic data collected by Ogawa and Kokubun, and the lyrics are from dialects of the two Siraya villages, Ganglin and Zhimuyi, which belong to the Sinkang group of Siraya. There are padded lyrics without clear meanings, and several words about body parts exhibit sound correspondences with cognates in the *Gospel of St. Matthew in Formosan (Sinkang dialect)*. Moreover, the music

* Ph. D. Candidat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Received: Feb. 15, 2022; Accepted: May. 27, 2022

conforms to the elements of early Siraya music, such as the use of minor pentatonic scales, legato, and ornaments, etc.

Keywords: Siraya songs, Body-part terminology, Ogawa Naoyoshi, Asai Erin, Kokubun Naoichi